

甲流妈妈生下三胞胎后离世

“孩子白不白?”“我想吃罐头降温,身体好了去看看孩子。”“怎么我还没有奶?”“给孩子们起名字了吗?孩子们都健康吗?我想给她们喂奶!”……想起妻子杨某生前留在写字板上歪歪扭扭的笔迹,想起妻子最后对他的嘱托,29岁的陶华江泪如雨下。数个日夜的守护让他迎来了三胞胎女儿的降临。但命运的捉弄,又让年轻的他在尽享得子喜悦之后沉浸在丧妻的悲痛中。

青岛新增的1例重症甲型H1N1流感死亡病例,就是刚生下三胞胎女儿的产妇杨某。记者了解到杨某老家在平度,在市立医院东院生下孩子6天后因重症肺炎引起的呼吸衰竭等疾病而死亡,此前做鼻咽拭子检测确诊其为甲型H1N1流感患者,并进行了相应治疗。

喜! 三胞胎女婴很健康

记者经多方采访获悉,这名产妇妊娠期间出现发热等症状,多项生命体征异常。医院立即组织全院专家会诊,心内科、呼吸科、产科、ICU、麻醉科等多个科室的医护人员全力参与抢救,24小时守护在产妇床前,对症治疗,积极抢救。但在孩子出生6天后,产妇终因重症肺炎引起的呼吸衰竭等疾病,于2009年12月28日晚7时7分不治身亡。

2010新年第一天的下午,记者在青岛市立医院东院新生儿重症监护室,见到了陶华江的三胞胎女儿。三个刚出生10天的女婴身上紧裹着白色的毛巾被,分别躺在自己的小床里紧闭着眼。记者发现,三胞胎每个宝宝的头上都贴着一块白色胶布,上面分别写着“大”“次”“小”。

“三胞胎除了体重不一样外,其他五官特征都很相似,所以我们贴上标记好区分。”值班护士刚说完,就听到“哇……”的一声啼哭,“‘老大’可能饿了。”护士连忙将奶瓶凑到“老大”的嘴边,看着她安静地吮吸着奶嘴,不再啼哭,护士会心地笑了。

市立医院东院儿科主治医生告诉记者,三胞胎女婴属早产儿,医护人员每天给婴儿们喂早产儿

食用专用奶粉,“老大”刚生下来的时候最轻,体重只有1625克;“老二”体重是1990克,也不到4斤;“老三”最重,体重为2085克。

“这三胞胎女婴虽说只在母亲肚子里呆了8个多月,身体却非常健康,仅表现有轻微的贫血和低血糖,每人每天能喝奶35至40毫升,现在每人都比刚生下来的时候重200克左右。”儿科主治医生表示,可爱的三胞胎姐妹已可以出院回家喂养。

1月2日下午4时许,三个小宝宝回家了。

悲! 对着妻子照片说话

时光回到2009年12月30日11时30分,“妻子不在了,我更要承担起做女婿的责任,不能让二老伤了身子。”记者在平度市马戈庄镇见到陶华江时,他刚从岳父家出门。为避免岳父、岳母过度伤心,陶华江领着记者返回他十几里外马戈庄村自己的家。返程路上,陶华江掏出手机指着显示屏上留存的婚纱照说,这就是他的妻子,一个美丽温柔的农家女孩。妻子离去的几天里,每当心里难受的时候,他总会情不自禁地掏出手机来看上几眼,与妻子说说话。

走进陶华江的家里,记者看到,院落里摆放着十几盆几近凋谢的花儿,一台农用三轮车停在

厢房里。

“我住的这五间房子是为结婚刚翻新过的,为了结婚,两家人把家里的积蓄花了不少。”陶华江说,他家是个普通的农村家庭,2005年,他被分配到青岛碱业股份有限公司平度化肥厂工作;患有心脏病的父亲在马戈庄镇上做点小生意;母亲有高血压、糖尿病,农闲的时候在家做点家务。

乐! 爱妻怀上了三胞胎

“老天对我太照顾了,给我这么好的老婆。”陶华江念叨着妻子的好,思绪回到过去两人最初相识的时候。

那是2008年12月29日,在邻居的撮合下,陶华江认识了比自己小三岁的同镇姑娘杨翠翠,一段时间的交往,两个年轻人很快如胶似漆沐浴爱河。杨翠翠漂亮贤淑,陶华江敦厚老实,两人也深得彼此父母欢心。两人相识后第三个月,漂亮的大红喜字挂进了两个人组成的小家庭里。紧接着,又有一个喜讯传来“翠翠怀孕了,还是个三胞胎。”

然而,全家欢腾一片的同时也添加了一丝忧虑,三胞胎的风险让他们考虑是否需要减胎。陶华江和妻子杨翠翠都在犹豫,“如果三胞胎全都留下,无疑会增加妻子身上的负担,包括有可能出现的意外。”但当清楚地感受到婴儿的胎动,感受到宝宝的真实存在,杨翠翠做出决定:“把宝宝都留下,我都要!”可是这样却代表了她要承担的巨大风险:免疫力下降,并发症的发生、经济困难等等。为了减少意外发生,专心待产,孕前在镇上经营着一家服装店的翠翠把衣服全部拿回家,将服装店盘了出去。

看着杨翠翠的肚子一天又一天变大,陶家人沉浸在得子的喜悦中。陶华江也更加勤奋地工作,努力又拼命地为宝宝赚着奶粉钱。

在想到宝宝出生后如何养育的问题时,他们还买了一只羊,准备母乳、奶粉、羊乳一起喂养,坚持几年,等宝宝大了,就省心了……

忧! 因患甲流提前手术

2009年12月12日,陶华江陪着翠翠来到平度市人民医院例行产前检查。做完彩超之后,接诊医生透露,腹中孩子有早产的迹象,其中一个孩子的脖子被脐带绕缠两圈,建议他们到青岛市区的大医院住院待产。

12月18日上午,陶华江陪着翠翠到青岛市立医院接受检查,起初情况良好,但12月21日晚上,躺在病床上的杨翠翠突然发烧至39摄氏度。为给妻子降温,陶华江用酒精不停地擦拭妻子的身体。

“妻子进入重症监护室的第二天,我误闯入医生办公室,医生告诉我,妻子的病情有可能是甲流,让我做好思想准备,紧接着第二天就被确诊为甲流。”陶华江说,后来经医生检查,翠翠心脏内因孩子挤压存有积水,需中止妊娠立即手术剖腹产。22日上午10时30分,妻子被推进手术室。

“看到三个刚出生的女婴被护士抱出来,别提有多高兴、多激动了,但想到还在手术室里的妻子,我的心一下子又悬了起来。”陶华江告诉记者。

“请您在这上面签字。”12月23日凌晨0时20分左右,一名医生找到了守候在手术室外的陶华江并告诉他,翠翠子宫大量出血可能有生命危险,请他在病危通知书上签字。惊闻噩耗,陶华江的心一下子揪了起来,“孩子刚出生,翠翠还没有好好看看孩子,千万别出事。”

陶华江蹲坐在手术室外祈祷着,希望上天能够收回这个玩笑,让妻子平安地从手术室出来。“23日上午,翠翠的体温下降了,但是不能说话,只能将想说的写在手写字板上进行无声交流。妻子‘告

诉’我想见见孩子。”陶华江回想起与翠翠最后的交流,眼泪再次滑下面颊。

“只要有一丝希望,我都想方设法让她振作起来。”陶华江告诉记者,从孩子出生到妻子离世的几天里,他日夜守护着妻子。为了让妻子早日康复,他用借来的数码相机拍下了三个孩子的照片送给妻子看,一遍遍在妻子耳边轻声宽慰道,“你要好起来,陪我一起看着孩子们长大。”

惨! 妻子丢下三娃走了

但是命运的安排着实让人难以猜测,就在全家人以为翠翠会好起来的时候,她却“狠心”地丢下了丈夫和三个还没有起名的孩子撒手人寰。“28日晚上6时许,妻子心脏曾停跳过一次,后来经医生抢救又恢复心跳。”陶华江告诉记者,28日晚7时7分,医生告诉,翠翠因重症肺炎经抢救后不治身亡。那一刻,他感觉天都塌了下来。“医生刚给我换的衣服,你替我谢谢他们,等我好了咱给他们磕头感谢。”想起之前妻子用手指着身上的新衣服时的笑容,他的心彻底碎了。

“给孩子们起名字了吗?孩子们健康吗?我想喂她们奶!”妻子的几句话没想到竟成了临别的嘱托,而她直到去世,还未能亲眼看上孩子们一眼,想着这一切,陶华江晕倒在亲人的怀里。

采访时,陶华江的母亲任占英两次跪倒在记者面前,这位54岁的中年妇女哭着告诉记者,她和老伴本来就身体不好,现在家里又摊了这样的事情,她真不知道怎么办了。翠翠的离世对陶家人打击非常大,想起翠翠生前的一切她都痛不欲生。

“2008年12月29日我们开始相识相恋,2009年的12月29日我亲手将她埋葬。”陶华江说。

据《青岛早报》

老师坚守讲台数十年几乎双目失明

“叮……”一阵急促的上课铃响后,刘家便把一个修手表用的弓形放大镜扣在右眼上,这样可以让他仅有“指光”的右眼可以看得更清楚。他就是湖南衡阳县关市镇梅麓小学校长刘家便。一所普通山村小学,两栋简易的教学楼中间有个泥泞的操场,这就是刘家便的“地盘”,破落中透出一股生气,学生们高高的朗诵声在操场上回荡。

六年级二班的窗玻璃有些缺了角,风直往里灌。“计算的时候要细心一点。”刘家便“望”着身前的一位学生说。实际上,他几乎什么也看不见,但能一步不差地走到某位学生的课桌旁,叫他起身答题。今年53岁的刘家便,双眼几乎失明,却在三尺讲台上整整守了几十年。

去年的最后一天,记者专门采访了刘家便。

心灵之窗,因事业而模糊

十年前,刘家便的眼睛又黑又亮,还因这双迷人的眼睛俘获了自己的新娘。

1975年,18岁的刘家便最大的理想是当上一名步兵,手握一杆钢枪,他着迷于老电影里机枪手瞄准敌人扫射的感觉,那时他的眼睛又黑又亮,“打起麻雀来,一瞄一个准。”于是他瞒着家人偷偷去报名当兵,当时体检都通过了,“后来父亲知道了,他死活也不同意,因为我是独子。”1977年,刘家便通过考试成为衡阳县关镇乡梅麓小学的一名民办教师,“那时还谈不上有多喜欢教师这个职业,只是没有更好的出路。”刘家便的家庭祖孙三代务农,直到他当上老师,“家里人都很高兴,不想让他们失望,我就接受了这份工作。”

当时,在农村当一名教师也并不是一份轻松的工作。刘家便每天六点就起床,在家吃过早餐后,步行半个小时到达学校。从早上

八点开始上课,直到下午三点放学。由于学校离家较远,老师和学生都不能回家吃饭,但是学校也没有食堂,所有的人就一直饿着肚子,老师尤其甚。放学后,刘家便每天都要留下来辅导后进生,直到傍晚五六点。而且学校师资严重不足,刘家便主动要求学校将安排不了的课程都给他。语文、数学、音乐、体育、历史、地理,这些课程刘家便一肩挑过来,同时还担任班主任。

“有时脑袋都晕乎了,拿错教材,走错教室,闹了不少笑话。”刘家便记忆中的那段日子走路都带着风。那时,农村大部分地区没有通电,煤油限量供应,为了节省煤油,刘家便通常赶在天黑前批改作业、备课;忙碌的时候,他就在微弱的煤油灯下工作到深夜。繁重的工作和艰苦的生活环境下,刘家便的眼睛时常感到不适,容易流泪、疲倦。

做教师一年以后,刘家便深深爱上了这份职业,他喜欢“传道授

业解惑”,他想看着学生像自己的孩子一样慢慢成长。只是他没有想到,他这辈子会看不见他的学生。妻子尹凤英说,当初嫁给他就是被他的双眼所迷惑,“那时他的眼睛很亮,像水一样清澈,还带着深邃的感觉。用现在时髦的话讲,有被电到。”

1982年冬,刘家便在乡学区参加期末考试阅卷时,忽觉两眼模糊,视物不清,一连几天都是如此。妻子劝他请假到医院去看病,而他坚持要把工作做完,绝不能耽误学生的学习。直到寒假,刘家便才去医院检查,但是医生也查不出病因,只说可能是过多劳累、过度用眼造成的,并一再叮嘱要加强营养少用眼。

灵魂之眼,为学生而坚守

刘家便的双眼越来越糟,心情不好的时候,他会狠狠地说,“恨不得挖了,有眼没有有什么区别呢?”

刘家便家境贫困,加强营养无疑是一句空话。至于少用眼,他的工作强度一如往常。当家人和同事劝他少上点课时,他火了,“我要在我还看得见的时候,多教几个学生,把学生教好。谁再劝我,我跟谁急。”刘家便眼睛的状况越来越糟,尽管四处寻医问药,先后到长沙、广州等大医院治疗,动过10多次手术,但始终无法治好。1990年,刘家便的左眼只有“指光”,渐渐失明,右眼也仅有微弱的光感,而且配不到眼镜。

几近失明后,刘家便常常做梦,“梦到一觉醒来,什么都看得

清楚了。”然而情况并没有好转。考虑到刘家便的实际情况,领导决定让他休息,工资、待遇照常。尽管钟情于教育事业,刘家便还是决定辞职。离开学校的那天,学生们哭着拽着不让他走,“刘老师,我们再也不惹你生气了,你不要走。”刘家便说,那天他用心看到了孩子们纯真的双眼。他当场立下“军令状”,“我眼瞎了,但心没瞎。我的知识还在,手脚仍然健全,请相信我,我保证把学生教好。教不好,我立刻走人。”

2009年9月,马岭小学刘思凤和贺燕转到梅麓小学,因为他们的父母得知梅麓小学是刘家便教毕业班的数学,“孩子数学差,交给刘老师管,放心。”刘家便的教学得到家长的认可,背后的辛酸只有他自己最清楚。

刘家便的腿上布满了大大小小的伤疤,尹凤英告诉记者,那是他来学校的路上摔的,下雨天,他经常一身泥一身水到学校。每当刘家便浑身泥水出现在教室时,学生们就会前所未有地安静,就连平日最顽皮的学生,也静静地认真听课。“有学生跟我讲过是被感动了。听到这句话的时候,我就觉得要继续好好干下去。”失明后,刘家便专心教数学。为了熟悉教学内容,他请同事将教材一章一节分析给他听,他再想方设法记下来,把教案全部“写”在脑海里。

每年开学,刘家便就叫班干部将学生座次表读给他听,学生坐在什么位置,他都知道。刘家便还学

会了吹笛子、拉二胡,上音乐课时,除了教学生唱歌外,还教学生学乐器,学生都很喜欢他的音乐课。刘家便的教学成绩有目共睹,1990年至今,他所教的学科一直处于全乡(片)前三名,而且多次取得第一名。他的学生谭光明、尹小松、阳海滨等人还成了留学生、中科院博士。

作为校长,总是想着学生

现在的刘家便常怀感恩的心,他说,曾经看到过这个世界的美丽就很开心了。

1993年,刘家便当上梅麓小学的校长。作为校长的刘家便,总是为学生争取最大的利益。如今梅麓小学前面有一条整洁的水泥路,这条水泥路的修建,刘家便花费了不少精力。2008年,梅麓村规划修建水泥路时,梅麓小学前的100余米路段没有列入其中。刘家便就带着校务会成员先后十多次找村干部,协商将学校前面的路段硬化,最终,村委会同意梅麓小学的请求。但是,真正动工修路的时候,梅麓小学被绕过去,因为村里也没有钱。刘家便就带领老师和同学将修路用的工具全部搬过来,老师们自己修路基、平路面、砌护坡,他还把自己用于治病的钱也捐了出来,村里最后决定负债也要把学校前面的路段硬化。

刘家便的两个儿子都工作了,家人也都劝他回家颐养天年,但他也不是不想回家休息,但是他说:“我走了,孩子们怎么办?”

据《长沙晚报》